



羅青的美學-----羅青訪問記

吉祥航空 JUNEYAO AIRLINES：如意時空雜誌 THE MOMENT

2011年2月41期 (pp.100-103)



全唐詩意(局部)

Poetic Painting

美哉詩情畫意

羅青眼中的美學

文 吳輝 圖 羅青

羅青是詩人，也是中國墨彩畫大師，他研習中外文史哲學，又兼通美學。但凡作畫，畫中必有詩，惜墨如金，風韻飄逸，言語張揚而個性則獨樹一幟的內斂。羅青十一歲隨舊王孫溥心畬習北宗山水，後又隨入迂上人習南宗潑墨，1973年首次個展於西雅圖第一國家銀行。1974年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，1975年加入“西洋文學研究社”，創辦《草根》詩刊，被余光中評為“新現代詩的起點”。



“江上数峰青”，勾画出一江如带、数峰似染的恬静景色，似与乐曲无关，但却给人留下悠悠无尽的思恋。

罗青画意浅尝

二十世纪初，中西美学开始碰撞，五四之后，朱光潜等学者率先搞起美学，启发后进，让中国画家领略西洋美学的发展。罗青认为中国画独特的美学根源，来自于《诗经》中的赋、比、兴。赋主叙事，比重比喻，而“兴”最难定义，简言之，就是把两个意象并列，不直接点出其间的关系，让读者自由联想。唐代诗人钱起的名句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就是“兴”法神来之笔的运用，充满了妙悟。曲子是听觉的起伏，曲完人散，但曲调仍在心中萦绕。而后半句“江上数峰青”，勾画出一江如带、数峰似染的恬静景色，似与乐曲无关，但却给人留下悠悠无尽的思恋。原因是诗人巧妙地将听觉经验转化为视觉经验，摒弃音乐的单色调，将视觉的起伏与色彩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中国文学里最高的艺术，都不是比喻性的，而是并列式的妙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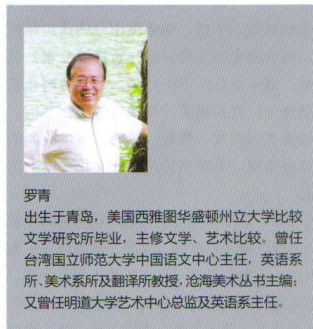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美学研究，近年渐渐兴起，但却提不出自己的特点，只是跟着西方美学的潮流在探索。五四之后，美学家都在寻找中国美学要旨，试图把握重点，而又无可奈何地归于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。但必须强调的是，“天人合一”的概念并非中国所独有，西方以天主教为主的文化，更极端的讲究“天人合一”。

“兴”的意思很微妙，外国人很难理解，罗青翻译成“contingent revelation”，是指非刻意的偶然，启发式的顿悟。

一般来说，画要处理比喻性及叙事性的主题，多半吃力不讨好，文字意象的论证很难用图画来解说，必须用暗示法，方能事半功倍。图像暗示法从宋代起，画家便着意探讨，而近代画家，则多半忽略此道。以画梅为例，一般画的是白梅，后来也有画红梅的，然后是红白梅花，混在一起画，不过如此而已。而罗青画梅，却独辟蹊径，在《一灯独对千层雪》中，以一树白梅居中，旁边只开出一朵红梅。一朵红梅与千朵白梅对照，在画面上产生很大的对比，充满了暗示。画面上的红梅像一盏灯，照亮了千朵梅雪，其中各种寓意尽在不言之中。

诗不是画的解说，画也不是诗的插图。诗用文字表达言外之意，画用笔墨意象表达画外之意。画家作画，贯通言外之意与画外之意，方才算得上是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

罗青认为，好艺术品像一座大楼，有三个层次，第一层开放，大人小孩都可以进来观赏，艺术不分贵贱。要爬第二层，需找到暗门，用力一推，才能上去。一般人匆匆欣赏画面，无法深究，那么就在一层转了一圈离去。进入第二层楼的钥匙，是艺术鉴赏力。第三层则通往更高的美学殿堂，只有真正的行家，才能开启到达。艺术品的结构，象征了艺术家的人格与修养，以及独立创新思考的能力。不过现今许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，在第一层就大门紧闭，故作高深，拒观于千里之外，这其实是作茧自缚，无路可通的。



罗青

出生于青岛，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毕业，主修文学、艺术比较。曾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中心主任，英语系所、美术系所及翻译所教授，沧海美术丛书主编，又曾任明道大学艺术中心总监及英语系主任。

“弯”所呈现的是一种古今中外文化的妥协，也暗示人们，宁愿把公路修弯一点，也不要破坏周遭环境。

(左) 弯
(右) 奇怪的红蛋



传统画材融入现代

中国古代画家，在唐宋以前大多画通景大画。例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人物众多，事件纷繁，算是通景极品。然而绘画不仅要讲究技术，也要讲出心中的感受，因此五代以后，绘画的内容慢慢改变。以前要高官贵人才入画，现在渔夫、樵夫等劳动者也能入画。以前的绘画场景浩大，在北宋以后，渐渐简化成一两个人、一两件事，此后小景画作开始兴起，让绘画完全与写诗相融合，充满了韵味。

中国艺术家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工业化的挑战，开始变革，面对挑战，首先是画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社会慢慢进入了工业社会后，极端反传统的现代艺术蓬勃兴起。不过罗青认为，农业社会依然存在，也有必要存在，并应该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，罗青反对现代主义式的绝对看法。

例如现在在街上有很多连锁便利店，是工业社会的产物，但店里卖的，却有十分传统的茶叶蛋与包子。这说明，很多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在工业社会中也能适应生存。艺术也如此，不能完全摒弃传统记号，当然也不能完全被传统覆盖，画中出现的，都是古人。现代艺术家开车、打电话，接受新式教育，这些新生事物，或多或少都应该以艺术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。在罗青墨彩画《弯》中，画面四周是起伏的山峦，中间一条曲折的柏油马路，代表工业化的速度，贯穿全画。“弯”所呈现的是一种古今中外文化的妥协，也暗示人们，宁愿把公路修得弯一点，也不要破坏周遭的环境。

其次，工业化社会的一大特色，就是速度感的出现。在作品《白鸟黑蝶》中，一只钢丝式白鸟与传统的水墨蝴蝶对照，相得益彰，关系神秘，而铁线速写与泼墨晕染，两者都是中国传统的表征，却能在不同方式的对照与诠释之下和平共存，完成了艺术的通感。在今天，农业社会中很多古老的产品，都可以通过杀菌冷却、快速运输，以达保鲜的目的，在工业社会中找到继续存在的价值，并且能不断自我更新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记号之中，图章最具有后工业解构特性，因为图章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。一般在画上盖图章，只是单纯证明画作为亲笔，地位是陪衬的。不过，如果将图章的运用移位变化，便可以转客为主，成为画中的主角。在《奇怪的红蛋》一画中，饼图章因位置改变，成了禽鸟产下的红蛋，是等待孵化艺术之象征。事实上传统数据中，存有很多后现代式的文化基因。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及绘画基因搜集、整理、排序，厘清其间的新关系之后，便可再度自由重组，反映当代，并在文化中国的范畴内，不断产生新的创造。

以书法为例，中国人习字，总推崇书圣王羲之，认为他的字最正宗。而一般人学王字，必先以唐太宗撰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为最佳范本。因为该文的书法，是出自过世三百多年的王羲之手笔。早已死去的王羲之，又怎么能为唐太宗写书法呢？原因无他，太宗酷爱王字，重金搜购，集少成多，蔚为大观。太宗令沙门怀人将最



(左) 雾白露起时 (局部)
(右) 隐野趣多 (局部)

“兴”的意思很微妙，外国人很难理解，罗青翻译成“contingent revelation”，是指非刻意的偶然，启发式的顿悟。

好的王字临摹选辑，剪贴重排，成为序文一篇，可谓集最优美的王字于一堂。因为是从不同王帖中临摹下来的，所以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中的字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尽管怀仁和尚已经尽量选择大小差不多的字排成上下文，但仍然难免有大小粗细的差别，形成了一种新的王字风格。这就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现象，通过大量的复制，原本不见，重组勾摹的仿本胜过了真本。后人的诠释影响了前人的原意，伪造的仿本，好过真迹原本。

“元月冬风似小偷”

艺术是严肃的，是庄重的，但其基础则是一种充满了童真与天真的想象力。想象力从小就要开始培养，儿童的思维是最无拘束最有创造力的。经常和儿童在一起的人，都能体会到他们丰富的想象力，真可以无边无际。罗青坦言，成人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污染，容易创意枯竭。相反的，在与儿童的玩耍中，成人会受到很多启发。罗青以唐诗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为例，认为这个奇喻可以证明诗人天马行空的创意，因为只有剪纸的剪刀，方能“剪”出世间各色的美丽花朵。罗青指出，一般拙

劣的模仿，只会造出“二月春风似菜刀”的句子，创意薄弱。有一位小朋友听了，立刻脱口说出“元月冬风似小偷”的句子，则令人大感惊异。元月寒风一吹，人们便习惯地把大衣拉得更紧，好像在防止小偷一样，怕这个冬风小偷偷走了身上的温暖。

小孩子的知识面虽然很窄，却能从中跳出来，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意，这实在可以引发我们对传统刻板式教育的反思。小孩不一定都有艺术天分，但训练他们提高鉴赏的能力，却是可行的工作。

书法的创作也是培养想象力的一种方式，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主张，幼儿习字，自大字始。通过写大字的过程，书者可以开阔心胸，畅神达意。每次写三五个大字便可，不必写多写长。人们练习书法的习惯一旦养成，则终身都会受益。书者在习字时，必定要屏气凝神，专心致志，七八个字后，便可忘怀一切，进入禅定状态。罗青曾应邀在北美九所大学作演讲，名为《行动中的禅坐》，就是讲书法如何与禅坐合而为一。书法写起来是极富动感的，但书法家的内心则是无比沉静。书者一旦开始享受写书法的宁静感，就达成修身养性的目的了。

艺术家独特的创造力，归根结底，皆源自于生活。画家喜画松树，而普通的松树一般都是长在地上，只要高大就行，无法入画。只有黄山松，从石缝里钻出，山上的冰雪压而断之，它只好斜着长，再遇强风又断之，只好弯过来长，再横过来长。黄山松这种顽强的生命力，表现出来的外形，千变万化，极具创意，奇特无比，地上的松树，简直无法相比。❶